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西晉文紀卷七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七

杜預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魏幽州刺史恕子歷鎮東大將軍封當陽侯

律令注解奏 預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為之注解

法者葢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

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絶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又律序云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又奏事云被勑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黜陟課法畧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

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麤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

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令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

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陳伐吳至計表 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繕兵甲啓請伐吳武帝報待明年大舉預表陳旬月之中又上表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謂可

不勞而定帝乃許之以太康元年進兵衆剋城邑皆如預策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

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萬一作平

又上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

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並晉書）

舉賢良方正表

案蘇賛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初學記 又舉賢良方正表若得言

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此失名耳 又表長史劉僧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書用赤馬

皇太子釋服議

泰始中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於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先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爲今制所施蓋漢文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詔更詳議尚書杜預議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聞於是太子除衰麻諒闇終制咸謂其違禮合時與王友摯虞與預書預使博士段暢博采典籍著明大義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

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下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

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

畣盧欽魏舒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絶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後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

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禮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汙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

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内而衰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髙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

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嚮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

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

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

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絶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閒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

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猒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

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母皆三年之内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别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故宜遠尊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寛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内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

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宫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並晉書

摯虞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準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内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杜氏通典

同前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論水利疏 預為度支尚書咸寧四年秋霖雨上疏多陳農要朝廷從之平吳後有司又奏因制戶調之式

臣輒思惟今者水菑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

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

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閒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邱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

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邱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歳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

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

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菑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

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麤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平吳後有司又奏又制戶調之式

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

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

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

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並晉

書

秦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為寇穿塹不如作馬埳馬埳

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埳中記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并太平御覽

奏事

竊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案行周旋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羣神之調於是取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履也北堂書鈔

又奏

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令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太平御覽）又奏事云藥杵臼澡槃熨斗釜鬲銚槃鎢鋗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祥祫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

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内時明矣故今礿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禘譏貶之文著焉杜氏通典

與王濬書

濬為龍驤將軍統兵伐吳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濬鼓棹徑造三山吳主皓降

足下既推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晉書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眖書預子錫無名眖者

知汝頗欲念學今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録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玉府新書

春秋左氏傳序預立功後從容無事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

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

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

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

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端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義起於彼五臣作起義在彼諱辟善本作避諱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作公則

春秋長歷論 劉昭後漢書注晉書載畧

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脩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容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

差差而不已遂與歴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歴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歴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歴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

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一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

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

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
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
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
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
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
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
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
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

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
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
中善筭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
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
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弱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
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參校古
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歷
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

又據經傳徵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歴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歴也學者覽焉

春秋長歴說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竒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投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歳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

而不僭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隂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黄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

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

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絶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已之迹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歷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者李脩卜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

徵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弱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幷攷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

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塜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塜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

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晉書　達一作遠　耕父御覽作耕者祭作登有情作儉

酒論

重醞醇醴沃土泉清酣若無常五味相弁北堂書鈔

王渾字沖玄太原晉陽人魏司空昶子襲父爵京陵侯歷越騎校尉入晉進公位司徒

上武帝諫遣齊王攸之藩書攸帝同母弟帝信荀勗等閒遣之藩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

渾為尚書左僕射奏不納

誠著於金滕允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令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

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

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郡國計吏方俗之宜奏渾惠帝時為司徒嘗元會問渾渾奏然之

陛下欽明聖哲光於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

文𠻳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害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别駕今若不能别見可

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並晉書

為裴楷請奏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疾不樂處勢渾為

楷請

不聽

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勲缺以為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

尚書足舉其契無為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 晉書

冒喪婚娶奏 元康二年渾為司徒奏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助教吳商祭酒裴頠議上詔如所正

前以冒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為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

湛有弟婦喪為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為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為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為息彦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為婚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縗嫁娶之文虧違典憲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

國子助教吳商議

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

琛稜並以齊縗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縗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吉凶别處所犯者輕濬暨為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

國子祭酒裴頠議

吉凶之别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為訓雖父兄為主事由巳興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

惠帝詔報

下殤小功不以娶後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杜氏通典

薦周馥表馥為司徒左西屬渾表許之

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

請賜戰將鼓吹表

吳國臨戰牙門將張秦黄辰騎督綦母倪勇健效武破賊制勝此三人之所致也秦辰已亡今倪獨在昔伐蜀

有小戰功牙門數人便加鼓吹至於滅一國而有未得鼓吹者臣愚昧請聖詔賜俔鼓吹存録猛將以盡武人之力也

乞醫表

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服湯不解尚取鍼前殿中醫趙恭思纂見給事在醫署纂能鍼有方伎乞以纂名課考稱課給臣自療治

立水碓表

洛陽百里内舊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聽臣立碓并攙得官地（並太平御覽）

王濟（字武子渾次子嗣封歷侍中）

太常郭奕謚景議（太康八年太常上謚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奕為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與羊璞成粲等議武帝詔謚曰簡）

按主者議謚避帝而不避后既不循古典不嫌同稱復乖近代不襲帝后之例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

避於制雖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議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首據杜氏通典補

成粲武茂劉訥議

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

武帝詔答

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

目孫楚品狀 楚與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銓邑人品狀至楚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並晉書

王濬 字士治弘農湖人歷特進散騎常侍平吳封襄陽侯

上武帝請伐吳疏 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詔修舟艦以備伐吳尋拜濬龍驤將軍時朝議咸諫濬上疏帝納焉

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晧荒淫凶逆荊揚賢愚莫不嗟

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强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

上武帝自理書濬與王渾同伐吳而濬乘勝納降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讓濬上書自理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

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别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晧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蹔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授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縁得於長流之中廻船過渾令首尾斷絶須臾之間晧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晧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

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晧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晧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寛恕之恩得從

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筭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濶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晧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晧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蚤縛取自為小誤

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喈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惷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麤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

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復表 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詔勿推封濬襄陽縣侯

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晧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晧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

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閒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

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

之對外内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偽呉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虚實前偽中郎將孔攄説云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晧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晧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晧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刼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燒宫晧逃身竄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叅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晧宫

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晧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畧虚而今復言金銀筐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晧宫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晧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閒在秣陵諸軍凡

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豈獨濬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濬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絶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

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晧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晧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

馬之好而今濟濟之朝有譏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疏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壬戌一作戊戌並晉書

何惲 廬江灊人光祿大夫楨子

與周浚牋 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為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大破孫晧軍別駕何惲說浚渾宜速渡江不聽及王濬直指三山晧遂降濬渾欲爭功惲牋與浚諫止渾又不納遂相表奏

書稱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

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晉書動則二句通鑑作既失機會不及於事

蔡珪汝南人

與弟敏書初吳未平周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關疆

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晉書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為廣武將軍吳平封上庸縣公終雍州刺史

徵雍州處士教皇甫申四人皆到彬敬待之

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晉書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仕吳交州牧歸晉封宛陵侯改冠軍將軍

論交州不宜減兵奏璜歸晉仍牧交州時以吳平減州郡兵璜奏武帝從之

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尫駑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

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户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户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

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
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
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
陳　晉書

交州論輸珠表

合浦郡土地墝埆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
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
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輸

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王隱晉書

滕並

上議父廣州牧脩謚表脩南陽西鄂人仕吳廣州牧吳亡歸晉仍牧廣州卒謚聲子並表上賜謚曰忠

亡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

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

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晉書

西晉文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西晉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八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仕魏尚書吏部郎入晉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加光祿大夫拜司徒

謝武帝表濤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以老疾固辭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褒所奏帝寢

不聞濤表謝帝手詔報之

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

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武帝手詔

告退疏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後以年衰疾篤上疏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

情乞聽所請

武帝詔報

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埀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

讓拜司徒表

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豪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

已猥受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

武帝詔報

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頼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已勑斷章表

答武帝表 濤子淳不仕允奉車都尉並少尫病帝聞其聰敏欲見之濤表

臣二子尫病宜絶人事不敢受詔

山公啟事 濤太始中為吏部尚書再舉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所向然後顯奏而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吏部郎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啟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 閣帖

又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測吏部郎以碎事

日夜相挨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

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准皆有意

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又武帝以咸躭酒浮虛遂用陸亮 世說云山司徒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爭之不從亦尋賄敗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

散騎侍郎阮咸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

在官人之職必妙絶於時

又諸郎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應雍州久無郎前尚書郎傅祗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請以補職不審可復用否

又

荆州宜都有郎王恒之以病出義陽郡鄧遐有才義論者以為宰士之儁而未滿之年臣以為宜先用之

又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儻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强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

又云侍中彭權儒素有學義宜太常選也

又

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誠直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武帝詔答

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

又

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宜以為侍中御覽作侍中才

又詔選秘書丞濤薦嵇紹詔答秘書

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晋書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

詔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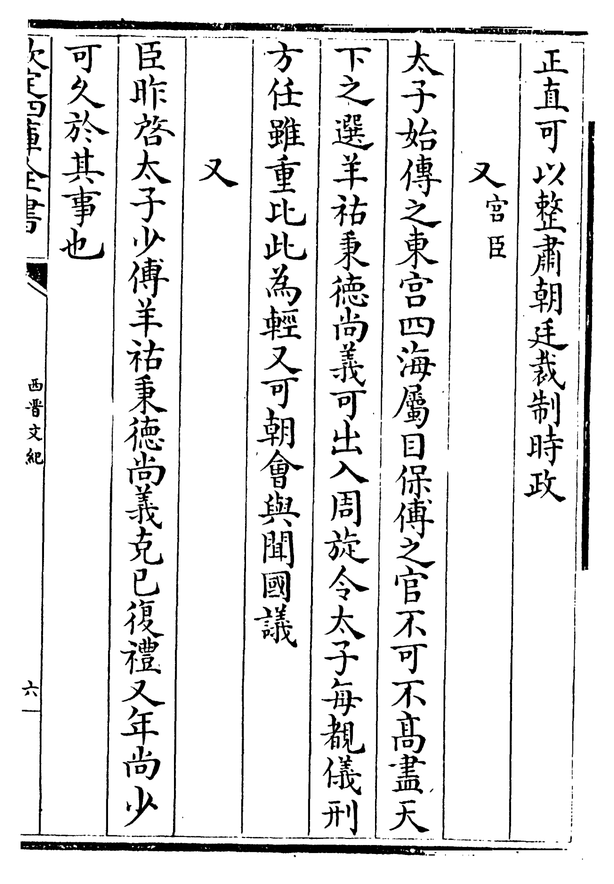
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世說注

又宗正卿

羊祜忠篤寛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

又尚書令

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體義



正直可以整肅朝廷裁制時政

又宫臣

太子始傅之東宫四海屬目保傅之官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

又

臣昨啓太子少傅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又年尚少可久於其事也

又

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字行宗瞻次子

又

臣近舉汜源為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為大臣欲以尉後聞之士

又

中庶子賈模遷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倫一人則難猶宜先德素今選太尉長史劉粹光祿長史周蔚惟加所裁詔用粹又云中庶子賈模遷缺周蔚純粹篤誠宜補

又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叅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

又

瑯琊王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

德東宮若兼庶子

又

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咸以領兵太守荀寓為之

又

太子左衛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篤有文武才河東太守焦勝清貞著信義皆其選也一云城陽太守石崇北中郎軍司孫尹忠篤有文武才皆其選也

又

中郎衛昱為少府丞甚有頻益後坐賣偷石事免官令

太子門夫缺不審可叅選不

又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為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

人夏侯湛字孝若有盛德而不長治民有益臺閣在東

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其可遷此選否治一

作理

又長吏

近啓修武令劉納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治民不宜屢易爲疑令散人無依仰今者職散中誠自有人然劉納才志内外非稱臣以爲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爾所啓

又

温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

詔答

案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又

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又議郎許允宜叅廣漢太守選

又黄散

郄詵才志罷局堪為黄散 謂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又云散騎常侍缺當取有素行

者補之遂
舉郄詵

又

黄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為吏部郎

詔答

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

又

黄門侍郎荀彧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真侍衛之美者

又

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為之者率多不善了令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也不審可爾不

又

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寮未甚為憚坐治政事改尚書可也

又

孔顗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為御史中丞又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用

又

治書侍御史王啓識朗明正後來之俊也

又

舊侍御史頗用郡守令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用不詔使八座詳之

又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綝限滿久習内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又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寀士中後進美者

太尉掾樂廣字彥輔司徒掾劉琚字伯瑜王瓚字正長

司空掾王正字士則劉澹字初平征西將軍掾諸葛鈌

皆其選也又云太尉掾滿奮樂廣司徒掾何勗劉琚司徒掾官粹王正劉澹太尉掾劉暹有才義寀士之雋也

又

河南尹京輦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胥杜

預王恂雋不疑復令減此者也

又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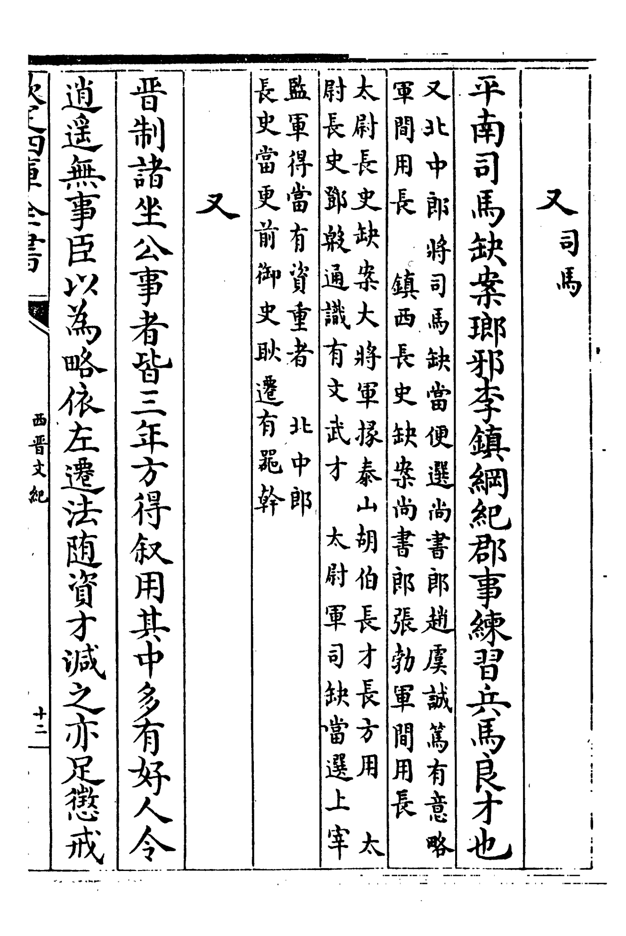
游擊將軍諸葛沖精果有文武才擬補兗州

詔答

沖領兵未欲出外也

又

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璀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二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



又司馬

平南司馬缺案瑯琊李鎮綱紀郡事練習兵馬良才也

又北中郎將司馬缺當便選尚書郎趙虞誠篤有意略軍間用長　鎮西長史缺案尚書郎張勃軍間用長

太尉長史缺案大將軍掾泰山胡伯長才長方用　太尉長史鄧穀通識有文武才　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軍得當有資重者　北中郎長史當更前御史耿遷有羆幹

又

晋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遥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随資才減之亦足懲戒

而官不失其用詔善之　以上見王隱晉書唐撰晉書晉諸公讚楚國先賢傳世說新語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杜氏通典太平御覽鄭樵通志文獻通考

論郤詵除服表奏　太康中衛瓘表下司徒部博士議詵表自理詔問濤答

尚書令衛瓘論郤詵不應除服表

前太子洗馬濟陰郤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或以為城市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

郤詵自理表

臣生三月而孤隨毋依外祖舅爲縣悉將家以咸寧二年毋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塋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

山濤答詔 詔問山濤濤答

詵前喪毋得疾不得葬送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正合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

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

又

詔問應清議

與吾濤又答

自為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

兖州大中正魏舒與山濤書

郤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為毋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

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為作

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為疑

衛瓘又與山濤書

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杜氏通典

啓事初濤啓以郤詵為溫令詔可又啓詔答

訪聞詵喪毋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

請更選之

詔答

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

山簡字季倫濤少子歷僕射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

令朝臣各舉所知疏簡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奏朝廷從之

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邵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

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
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
帝應天順人受禪於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
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
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
辦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
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
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

共之之義也

與王衍書

蔡克字子尼未仕時簡嘗與衍書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聞克在選持正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蔡子尼今之正人 並晉書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秦廣川書跋七賢帖劉伶作劉靈然梁自有劉靈善書畫

酒德頌竹林七賢論劉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未嘗措意文章著酒德頌一篇 世說新語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内山濤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甞集竹林之下肆意
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晉書止竹林七賢論作行覩作見

酒呪伶妻捐酒毀罷泣諫伶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當祝神明自誓耳令妻具酒肉跪呪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愼莫可聽竹林名士傳莫晉書作不呪作祝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歷散騎常侍在朝不任事

思舊賦序 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又共呂安灌園山陽及康誅秀因郡計入洛作賦

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灋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篴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文選淵晉書作泉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歷始平太守

與姑書咸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將去咸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及生子孚與姑書

姑答書字遙集仕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胡婢遂生胡兒

姑答書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阮孚別傳

阮脩字宣子咸從子歷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

大鵬贊

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鷙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晉書　書鈔載修患雨賦序云景元二年余耕陽武之地在乎沙堆汴水之陽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歷遷太尉為元帥拒石勒為勒所破見害

謝表

蒙賜臣單衣紫綃金華帶臣謹佩服終矢弗諼北堂書鈔

有司奏王衍衍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自表離婚及后既廢

奏衍禁錮從之

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

王澄字平子衍弟歷荆州刺史元帝徵為軍諮祭酒為弟敦所害

與人稱胡毋彥國書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與王澄王敦庾敳俱

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輔之渡江歷湘州刺史

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後進領袖也

與人稱兒微書永嘉流人名云澄第四子微王澄别傳云微邁上有父風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並世說云兒微風日上尺牘增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出後宣帝弟敏歷秘書郎散騎侍郎

與山濤書

根拔失據託命此别告求矜愍許見賑恤窮人易感悲喜憔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纊太平御覽

駁祀六宗表

虞書禋于六宗孔安國曰宗尊也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伏生馬融曰六宗天地四時也劉歆謂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日月星岱海河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至晉彪等以六宗不應特立表駁幽州秀才張髦亦上疏遂罷見後漢書注晉書不載

臣以為帝在於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意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

師復特為位立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灾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於上帝即禮

天也望於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王作六鼐

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為通

張髦

論六宗疏

禋於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

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廵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廵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於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三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

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考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

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廵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叅先儒之説而以

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仕魏尚書郎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晉歷位司徒

六宮娉使奏舒為左僕射領吏部上言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

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為弘晉書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歷尚書左僕射光祿大夫

趙王倫罪駮倫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與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毅為諫議大夫駮武帝是毅駮詔赦之

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

諫賀龍表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百官將賀毅為左僕射表諫

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武帝詔答

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

尚書郎劉漢等議詔不聽

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

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

論九品八損疏 武帝優詔答之竟不施行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

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晩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

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

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

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

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下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

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

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

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行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横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

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毁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並晉書杜氏

通典毅表云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

劾劉肇奏世說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及毅劾戎以書未達不坐

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晉陽秋

孫尹

論劉毅為青州大中正表司徒舉毅尚書以毅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論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毅遂為州都

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

隷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内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

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有
按劾謗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
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
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
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
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杌隉
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
倒錯矣晉書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
歷太尉封昌安縣侯

舉劉毅奏

謹案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禄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

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令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晉書

繆應世附

石鑒碑北堂書鈔

君為治書御史朝庭以公雅節不羣直方其道仍授準繩之官頻居爪牙之任鷹跱虎視而庶僚風靡

王宮北海人羽林左監

請謚劉毅疏毅卒贈儀同三司宮上表武帝使八座議之多同奏寢不報

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

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 晉書

劉暾 字長升毅子歷司隸加侍中封朱虛縣公為石勒所殺

請免王渾奏 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

劾自舉與暾更相曲直渾遜位還第暾時為侍御史奏渾聞者嘆美

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與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邠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

中理惠羊皇后奏成都王穎起兵奏廢后為庶人陳眕等伐成都復后位張

方入洛又廢后巳奉惠帝幸長安留臺復后位巳又廢之河間王顒以后屢為奸人所立矯詔賜死司隷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上奏后得免

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案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跛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令上官巳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内外震

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絶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搆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悦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承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書並晉書

華廙字長駿平原高唐人觀陽伯表長子嗣封為公歷尚書令光禄大夫

為武帝遺詔武帝病篤楊皇后奏帝以父駿輔政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駿遂當寄託之重

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毘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迹阿衡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

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騶令得持兵仗出入晉書

有司華廙襲封奏廙為觀陽伯表長子荀勗先為子求廙女不許為恨因扇令表毅貨賕事啟武帝廙為毅最親遂免廙官削爵土不應襲封有司奏不從太康初大赦乃得襲附

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封

武帝詔報

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侯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晉書

華嶠字叔駿廙弟歷秘書監散騎常侍封樂鄉侯著有集

蠶禮奏太康六年嶠為散騎常侍奏於是親蠶於西郊

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

令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闕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

諫武帝表 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屬病小瘳嶠表賀因微諫帝手詔報

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

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豈慶日延天下幸甚

武帝手詔

輙自消息無所為慮（並晉書）

報國子祭酒鄒湛書（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謂秘書監華嶠曰鬫纘可佐著作嶠答書）

此職閑廩重勢貴多爭不暇求其才用（北堂書鈔傳不云書文選注鄒湛為諸葛穆答晉王命云雖云博納虛懷下開）

謝秘書監表

伏見詔書以臣爲秘書監加位常伯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擬跡華嶠集

華嶠集序附

嶠作後漢書百卷張華等稱其良史之才足以繼跡遷固乃藏之秘府與三史並流北堂書鈔

華軼字彦夏表孫歷江州刺史元帝承制不從討誅之

置儒林祭酒教軼永嘉中爲江州下教

令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宏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晉書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仕魏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入晉歷太尉進侯爵

崇讓論實以魏末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

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

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

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混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

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寀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

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

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廪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

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伏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

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冗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

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盖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

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甚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叅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

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是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

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争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别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晉書人無所用其

心作人人

諸王表北堂書鈔

郊廟諸王見在奉朝請宜兼三公

劉坦尚書左丞

宜聽劉寔辭位奏懷帝初復授太尉年老固辭不許坦上言

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

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偹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 晉書

殷褒 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見殷氏世傳藝文類聚載魏殷褒薦朱倫表又載晉殷褒誡子書唐經籍志殷褒集二卷列魏鄭樵通志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二卷太平御覽又叙其事在晉當

魏人
入晉

薦朱倫表

盖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為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强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右

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誡子書

夫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

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並藝文類聚

殷巨字元大雲陽人有才器仕吴偏將軍入晉為蒼梧太守見殷典通語隋經籍志交趾太守

殷巨集二卷

奇布賦序

惟太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州衆寶既麗

火布尤奇乃作賦御覽

江偉晉通事郎江偉集六卷載隋經籍志

答賀蜡詩序

正元二年冬臘家君在陳郡余別在國舍不得集會弟廣平作詩以貽余答之

襄邑令傅渾頌

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矣弱

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為政也同厲秋霜等惠春仁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携幼惴惴而懐君之恩顒顒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于以具瞻有覿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既偷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坰斯記君有遺愛民

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並藝文類聚

袁准字孝尼陳郡扶樂人渙之子有儁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見荀綽九州記

才性論

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矩鉤者中繩輪角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為師不肖者為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

才名其用明矣

西晉文紀卷八